

浓郁的 新疆

韩子勇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

新疆是一件杰作。

如果是一幅画，应该是一幅油画。

她视觉上的质感，是油画的肌理效果，
那种厚厚实实的油彩，粗粗拉拉的笔触，
很浓很重很有力度的油彩堆积……

新疆是浓颜，而非素面。

ISBN 978-7-228-11609-6



9 787228 116096 >

定价:40.00 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浓颜的新疆/韩子勇著. —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8. 2

ISBN 978 - 7 - 228 - 11609 - 6

I. 浓… II. 韩… III. ①油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J223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2147 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(0991)2825887
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12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 - 5000 册
定 价 40.00 元

序

锦绣中华,如果是勾角相连、逶迤于东方的华庐美居,三十一个省、市、自治区,再加上港、澳、台,是相通而连体的三十四套房子,那么,新疆就是祖国西边最大、最美的一间。

这最大最美的一间,家具也出奇的大:

横贯东西的天山,是一个安稳、无限的书案或餐桌。47个民族、13个世居民族,围着这个大书案或大餐桌,排排坐。屁股下是绿洲的软垫。大家学习、阅读、思考、工作、生活……

天池、赛里木湖,是早已备好的两杯清茶。

吐鲁番和果子沟,是随手可取的两个果盘。

天山松树、阿尔泰白桦,是漂亮的、码放整齐的下酒凉菜。

冰山、雪冠,是空调,也是冰激凌呢。

而昆仑山和阿尔泰山,是南疆、北疆沿墙而放的两张栖息梦想的高榻……

这是一间视线很好的房子,处在顶楼,远方永远在更远的地方。

这是一间采光极好的房子,洒满阳光,简直就是天然画室。

新疆是一件杰作。如果是一幅画,应该是一幅油画。她视觉上的质感,是油画的肌理效果,那种厚厚实实的油彩,粗粗拉拉的笔触,很浓很重很有力度的油彩

堆积……新疆是浓颜，而非素面。

新疆有最好的透视效果，苍苍茫茫地平线，苍苍茫茫天地间，人们最大的感受是空旷，几乎是在极尽奢侈地印证“旷野”这个词。这种空间感觉，是视野的大解放。空旷的环境，人们寻找焦点，一棵树，一个人，一座山，一块绿洲，一片在地上移动的云影……大气扰动下的景物，360度的大片效果，360度的宽幅画面……新疆是室外的、露天的、敞开的，直来直去，赤裸裸、火辣辣。新疆有最好的露天效果，是在路上、地尽头、天边外。婉约、含蓄、节制、朦胧、曲径通幽、水中花镜中月……是那样珍稀宝贵，但又不受重视。

新疆如果是一道美味，不是白菜、豆腐、老汤、稀粥，而是鲜艳、肥美、硕大的肉食，味厚油重，红红白白，淋漓闪亮，盛开似的放着光。

如果一个地区的文化、心灵、个性、习俗，可以用温度计来测量，新疆是强烈、热情、沸腾、极致……新疆有一颗奔驰的心，直率的爱，喧哗的声音，无遮的视野，性感的身姿，浓颜的面庞。

我在新疆生活了45年，新疆太大、太多样了，需要细察、远眺、抚摸、拥抱，我想看清新疆的容颜、气质和心灵，这册《浓颜的新疆》，仅仅是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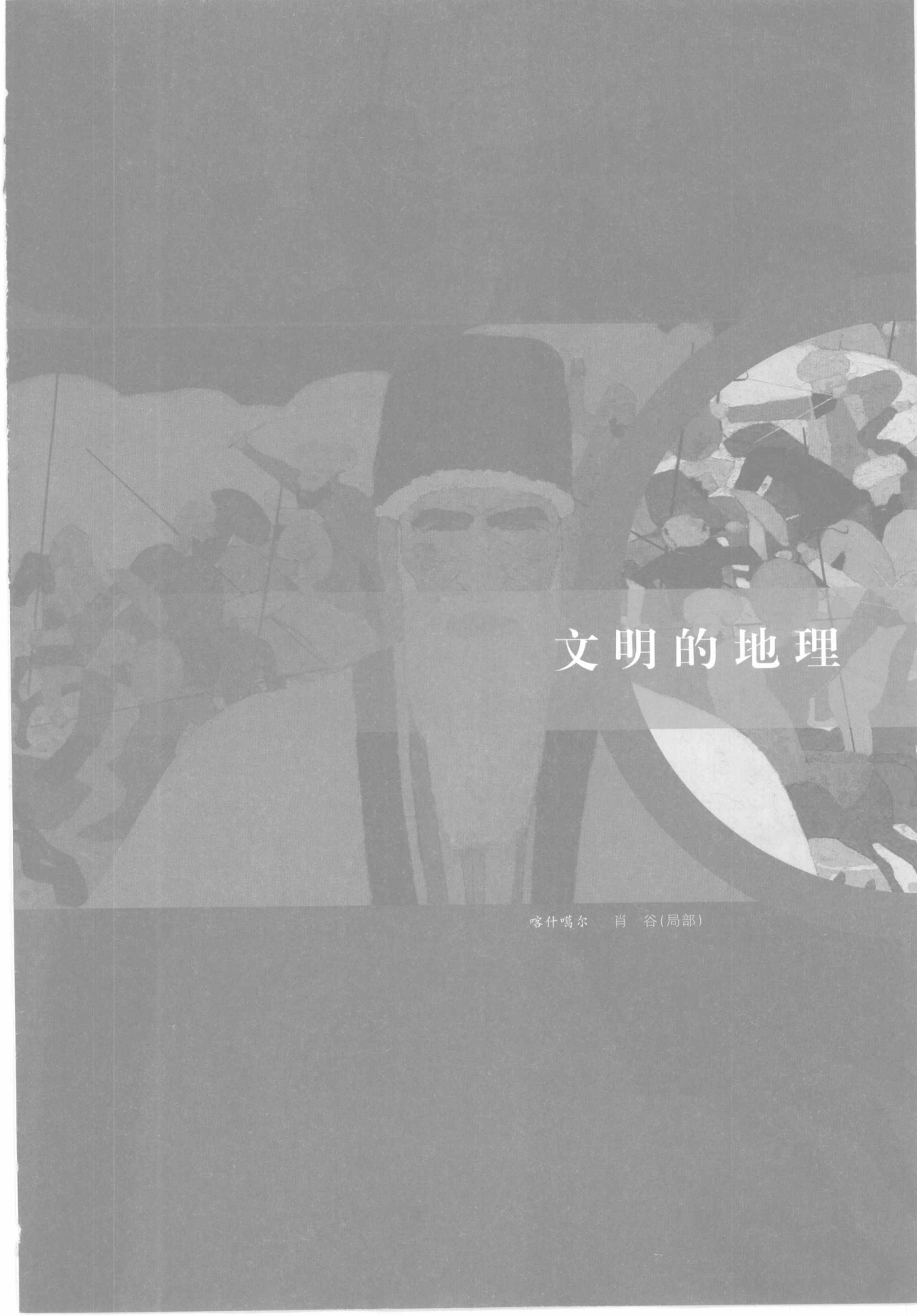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12月15日



目 录

序

文明的地理	001
在 路 上	047
鄯善之思	081
洋海意象	127
三幅画 三棵树	147
木卡姆：巨灵如风	175



文明的地理

喀什噶尔 肖谷(局部)

文明的地理

被大漠、关山重重遮挡的新疆，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感性的。

绚丽歌舞、瓜果美食、民族风情——这三样，像古代传讯的鸣镝，只能发出内容明确而简单的信号。而缺乏耐心的当代人，不耐烦“在很久、很久以前”这样的开头，于是我们很难说清稍微复杂一点的事物。不要说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这样庞大、久远、陌生的音乐遗产，就是面对新疆当代生活，也时常有见多识广、受过相当教育的“口里人”，在饭桌上问：“你是维吾尔族吗？你们骑骆驼上班吗？你们住毡房吗？新疆有多大……”整个一个“十万个为什么”！

新疆是一个让人无限好奇而又使人显得十分幼稚的地方。面对过于复杂的深处，人们放弃复杂，直取表象。一个躲在西方名校的洋教授，依据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本国布帛，可以就某一小片绿洲上已经消失了的语言，研究终生，写十几本书。而我们面对历史烟云和今天的雪山大漠，又常常语焉不详，不知从何说起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空间拉长时间，时间扩展空间。

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久远、疆域辽阔、民族众多、文化异常丰富的伟大国度，需要更多一些的耐心和踽踽独行，才能走完真相与爱的旅程。对新疆的了解，需要像当年玄奘西行那样，穿越西域的深处。也许，那时，蓦然回首——灯火阑珊地方，会有她隐隐一线芳踪。

那么，开始吧！我们上路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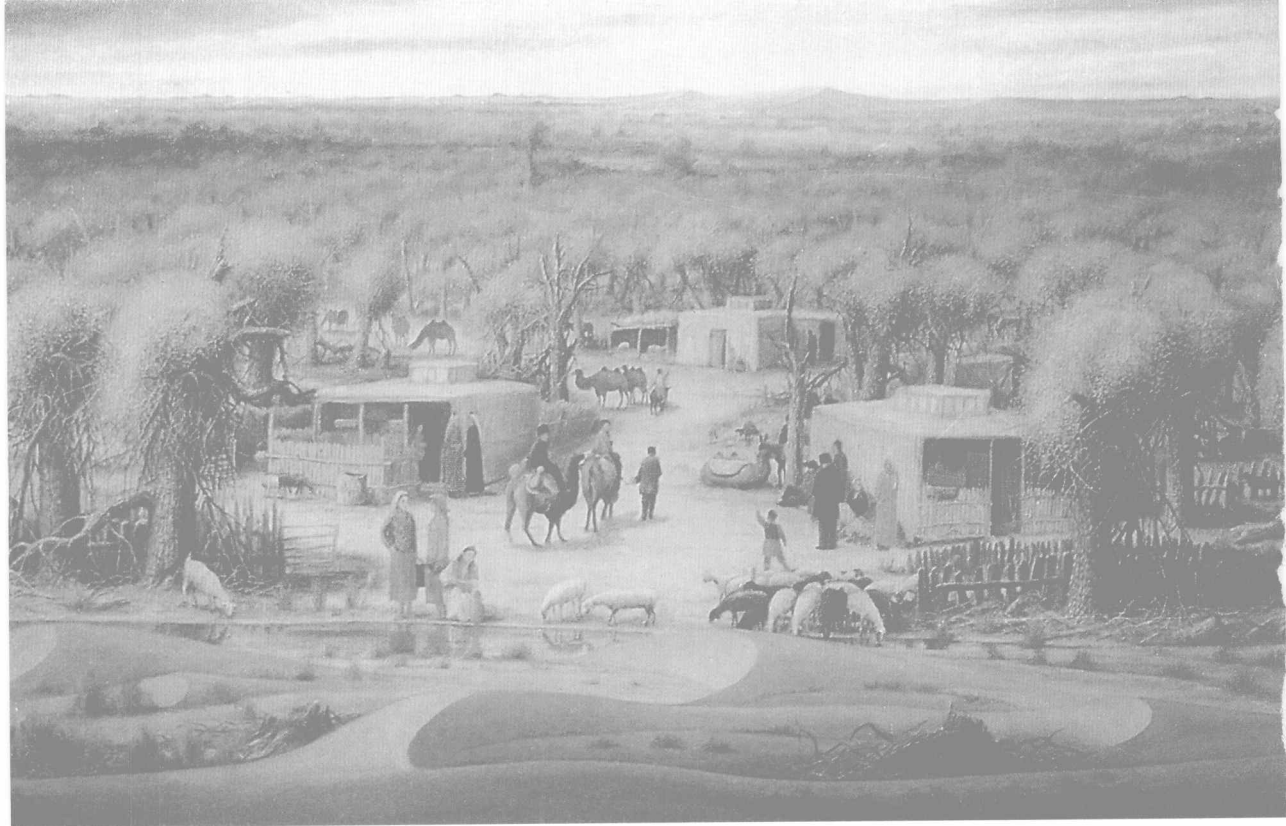
新疆的“疆”

直到今天，人类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在地球上，而且大部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，不能够“全球化”地飞来飞去。一个在中国沿海城市打工的乡下妹子，手中缝制的贴牌服装可能穿在英国绅士的身上，而她存身的地方，可能就是嘈杂的工厂与拥挤的宿舍——梦中回到清苦的乡下，醒来时在缝纫机前飞针走线。

世界越是连成一体，故乡在一个人精神文化的版图上就越是醒目和突出。

在内地和国外，异域的生活影像，瀑布般从车窗源源不断地划过。恍惚之中，我似乎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景物，飘散着只有故乡才能散发出的模糊记忆的气息，我神情一振，马上又下意识地压制住——就像黎明时分从旧梦中初醒，贪恋那份中年人对虚假往事的依依不舍，生怕惊飞了栖息一树的时光之鸟——但是马上，就被明亮而尖锐的理性所刺痛：那是别处，是别处的生活，是完全陌生的田园。是啊，这一小片可怜的、被误植在异域的田园，如同戈壁上的蜃景，诱惑疲惫的身心。

渐渐变老的事物，都是相近而相似的，他们在向一个地点、一片区域集中。有时候，大街上毫无规律的人流中，我会突然盯住一个背影，是我的父亲或母亲？赶紧走几步……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们好像完全不认识我了，看到我没有丝毫反应。所有的老人都那么相似，好像互相成为对方的替身。一种今生来世的熟悉与陌生，让我震惊，让我难过许久，我会立刻决定去父母那儿看看，看看他们在不在。



布依乡的十月 刘 拥

渐渐变老的事物，神秘地变得模糊而相似，他们在向同一个地点、同一片区域集中。总有一天，一切都被归成一堆，只是在最后消融的时光里，我们要竭力记住，记住他们风化前、消失前的样子。我想，在另一个世界，在另一个更加遥远的世界，天是那样的暗，地是那样的静，没有风，影像重重，我看不清，熟悉的和陌生的，都变成了一个样子，我想问问，问问那些只有亲人才知道的私密细节，以此找出我的亲人。但声音从嘴里出来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喊，嘴里像是塞满虚无的沙子，喊不出。也许，这就是幽冥的世界吧，亲人不得见，一切陌生到极致，孤苦伶仃，一无所有。

故乡是我们心灵的圣地，如同沉陷中的记忆，偏僻而隐匿，黑暗而甜蜜。这令人惆怅、忧伤、难舍难分的故乡母亲，是我们血气蒸腾的内心，是我们岁月的风向标，是艰难燃烧的风中之烛，照亮返乡的小路。

作为自然之子，自然地理仍然是决定我们的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。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，从而决定我们的历史。而自然地理影响到生产方式，自然地理是我们最重要的物质世界和客观基础——越是上溯久远，就越是如此。2004年，在云南大理召开的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上，我的发言，以对新疆的“疆”字的“说文解字”，来叙述

故乡的自然地理。

“疆”字仿佛专为说明新疆而设。

这个字左右结构,对应在地图上就是左西右东:危险来自西方,“疆”中之“弓”,一次次向西张开。它弯弯曲曲的“弓”字边,就像新疆五千六百多公里的漫长边境,而那片“弓”外之“土”,提示我们在近代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土地,面积之大,足可立国。

2004年,我去一个中亚国家。火车向西,一过阿拉山口,自然景况大变,林高草密,湖泊成串,气象壮阔,雄浑深厚,好一派中亚大草原原始风光,让人不禁感慨万端。沙俄划走的土地,决不光是面积之巨,更在质量犹胜我今天的故乡。

“弓”字告诉我们,我们这个国家,失败在火器盛行的工业时代。汉唐开疆扩土,不输于漠北的马镫和弯弓,但到了清代,形势大变,再也翻不过身来,一败再败于西方的来复枪。

“弓”字还告诉我们,中央王朝在新疆有漫长的屯田史。自西汉开始的屯垦戍边,绵延几千年,从政治、军事而言,代表历史上的有效管制;从文化、文明而言,源源不断地为西域注入儒家的文明。直到今天,绝无仅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部分团场,仍然由北至南,分布在边境一线。兵团是我的血地,我在团场生活了十八年。

“疆”字的右边分别是“三横两田”。

“三横”由上至下排列,分别代表三条山脉:阿尔泰山脉、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。

但这是多么大的“三横”呀!

在新疆行走,不管是走上几天、几个月,茫茫天宇之下,漫漫旅途之中,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——在你周身合拢成圆弧的地平线上,至少有一脉大山远远相随。山顶雪线,如银蛇颤动,逶迤天际,似乎为了看得远些、再远些,努力地眯缝着眼睛,静静地俯视脚下辽阔大地,俯视大地上的沧桑变幻和踽踽行旅——你始终躲不开她的目光,你始终在她的寓言般的视线里。

“三山夹两盆”，上“田”为北，是准噶尔盆地；下“田”为南，是塔里木盆地。天山，果断地把新疆一分为二，北面是北疆，南面是南疆。

就这样，新疆自然地理的骨架：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写出了一个大大的“疆”字。

游牧阿尔泰

让我们继续拆解，先说说阿尔泰山脉。

阿尔泰山脉的大部分在境外，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，是她伸向东方的脑袋。

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后播出的天气预报中，那个高高翘起的“鸡尾巴”，就是阿尔泰山。

她的羽毛被来自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的强劲水汽，吹成一朵盛开的狗尾巴花。夏雨阵阵，冬雪纷纷，这里是新疆降水最多、植被最好的地方，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牧场和“肉库”。

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——额尔齐斯河，就发源于这里。这条穿行于白桦林流淌在碎石铺成的河床之上、清澈见底的蓝水晶之流，可以说是中国最美的河。

阿尔泰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。

历史上，它是驰骋于亚欧大陆北方游牧带的马背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纠结点，一个远离农业文明和强大中央帝国的藏匿点，一个供无数的游牧部族舔抚伤口、休养喘息、收拢部众、积攒厮杀力量的肥地沃土和理想之国。

阿尔泰山自古以来盛产黄金。古代突厥人称之为Altun tara，在蒙古语、哈萨克语中则音变为Altai，意皆为“金”，我国古代汉文典籍将之意译为“金微山”或“金山”。现存的细石器表明，远在八九千年以前，这里就有人类活动。公元前7世纪中叶，中亚草原游牧群体开始进入历史的舞台，阿尔泰山脉位于亚欧大草原中部，自然成为各种游牧力量活动的舞台。

最早记录这个地方的，是游历了中亚的古希腊人阿利斯铁阿斯，著有叙事诗《独目人》。古希腊史料所述的“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”，似乎就是阿尔泰山的古部落。林梅村先生认为，先秦典籍中记载的“秃发国”和“一目人”，与古希腊文献中的“秃头阿尔吉帕人”、“独目阿里马斯普人”，有着隐约而珍贵的呼应和对接。“独目人的族名 Arimaspu 确为塞语名称。前一部分 arima(一)相当于阏塞语的 arma(孤独的)，后一部分 spu(目)则相当于阏塞语的



暮色中的白哈巴 韩景俊

spasa(观察者),那么斯基泰人对独目人的称谓意为‘孤独的守望者’。”^①

之后,汉代的匈奴呼衍王出入金微山,而后柔然又把金山作为主要活动区域。突厥崛起,金山也是其重要的发祥之地,由柔然的“锻奴”起而立国,并由此东征西战,创建赫赫突厥汗国。突厥汗国分裂后,臣属于西突厥的葛逻禄主要活动于金山西南,之后又归于蒙元时期的窝阔台、察合台统辖。11世纪在黄河以北败于金国的辽国契丹从北京出逃,在金山的额尔齐斯河流域重整旗鼓,建立了包括中亚和天山南北的西辽王朝——喀喇契丹。

随后,喀喇契丹与伊斯兰联军在阿富汗会战并大胜,使西亚诸国“谈契丹色变”,并造成历史性误会,中亚之人和俄罗斯,至今仍普遍用“契丹”的各种音译来称呼中国。

维吾尔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、玉素甫·哈斯·哈吉甫于1069~1079年在喀什噶尔完成的哲理性诗剧《福乐智慧》,就是“奉献给东方的君主桃花石·布格拉汗”的,书中有“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,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”的句子。长春真人丘处机来西域会见成吉思汗,仍听见“桃花石诸事皆巧。桃花石,汉人也”的赞赏。而“桃花石”一词,据中外学者的意见,就是“拓拔氏”的音译,“拓拔”正是鲜卑宇文部后裔。甚至连隋文帝独孤皇后、唐高祖母独孤氏,都是汉化的鲜卑后裔,隋、唐皇族一脉,都是标准的混血儿。

成吉思汗曾六渡金山,旌旗翻飞,铁骑成云,率领蒙古大军远征欧洲,开山劈岭,四十匹神骏拖着华丽的宫帐大车,隆隆驰过阿尔泰的成吉思汗大道。一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、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,就这样被游牧的铁蹄、箭簇、雄心、热血耕耘出来。明代瓦剌(卫拉特蒙古)代兴,这里又被划入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。今天,此处则是哈萨克、蒙古、汉、回等民族的生息地。总之,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“安乐窝”和“洞天福地”。

历史上,战争是游牧生活的重要内容。

^①林梅村,《古道西风——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》,三联书店,2000年,第96页。

很难想象,那些分散于旷野长风之中,孤独地哼着忧伤的长调,成天尾随于牛马羊群之后,过着简单困苦的生活,善良、可怜、待人热情的牧人,怎么就呼风唤雨、摧枯拉朽,把一个个古老而强大的文明打趴在地,满地找牙。

在人类漫长的冷兵器时代,马镫和弓箭组成的军旅,代表机动、速度和力量之王,是“上帝的鞭子”,如同今天的特种部队。无论多么庞大精良的农人的武装,在这样原始而生猛的骑兵面前,都显得不堪一击。农业政权是龟缩在高大城墙里的政权,不可一世的秦始皇,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,其祖先也是游牧的羌人,一统江山之后,甚至要把城墙修到草原的边缘,为的就是阻挡匈奴的进攻。

反复上演、剧本如出一辙、残酷血腥而又无聊乏味的连续剧就这样开始了。如同冬天凛冽的西北季风,一个又一个马背民族周期性地从欧亚大草原挥鞭南下,无情地冲击着中原的中央王朝、恒河流域的文明和古罗马的层层关隘。

星天旋转
诸国争战
连上床铺睡觉的工夫也没有
互相抢夺、掳掠^①

不知疲倦的蒙古大军席卷亚欧,所到之处,富庶的城镇顷刻变为废墟,宏丽的庙宇瞬间化为火海。一个弃城而逃的不花刺人惊魂未定地这样说:“他们到来,他们破坏,他们焚烧,他们杀戮,他们抢劫,然后他们离去。”^②在这场蒙古旋风之中,先后有四十多个国家、七百多个民族归顺蒙古帝国。

不管是匈奴还是蒙古,无论游牧者统治的疆域消长盈缩,她总有几

^①贾木查主编,《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》,新疆大学出版社,2005年。

^②德阿·托隆著,宝音布格历译,《蒙古人远征记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3年,第37页。

个不变的“原点”、“老巢”或“根据地”：顺利时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，瓦解时又龟缩此处。这样的“原点”星罗棋布，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游牧带连成一线。比如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石室出发，而黄河河套地区曾经是匈奴的历史摇篮，著名的蒙古高原，几乎就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“老窝子”，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和牢固的大后方。

一些冗长拗口、写法不一、难懂难记的地名、山名、河名、族名、人名，连同相关的习俗文化，如花花绿绿的补丁，打满了汉文典籍。称雄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，得意时狼烟突起，从这里南下、西进，搅得鸡飞狗跳、周天寒彻，落败时退缩漠北深处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幸亏守着一个与之打打停停的中央王朝，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，留下了文字的记述。否则，这些来如风、去无影的牧人，真要被“长生天”和草原母亲春绿秋黄的宽广袍衫掩盖得严严实实，成为悄无声息的巨大谜团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在历史大时光的消磨中，游牧线不断地往北退缩，这样的“原点”也不断北移。越是深居漠北的，更原始、更新鲜，也更有战斗力的部族，也越是有着更多的机会：这些“披发左衽、穹庐毡帐、食肉饮酪”的后起之秀们，瞄准日益成熟的农业社会的果子，扶摇直下，直到把自己消融在农民世界的稠人广众之中——“征服者被征服”，进入农耕区的游牧统治者，很快汉化，融入农业文明，一般是在50年之后，就谙熟农耕之道，成为儒家文化坚定的维护者，据关守隘，或凭借城池之险，徒劳地抵御着他们的后继者——新的游牧力量的进攻。几千年过去，牧人数量变化不大，少见城郭和地面上的变化，到今天依然地广人稀，而农民的世界却人满为患，市井如沸。

这些“原点”、“老巢”和“根据地”，多是山高、林茂、水丰、草密之地，而其中以阿尔泰山为典型。古代金山，居于亚欧北方草原带之十字路口，东进、西攻、南下、北上，自由挥洒的空间比较大，而距其他大的势力范围又较远。众多游牧势力麋集于此、养精蓄锐，成为共同的祖源地，就不足为奇了。

公元91年，东汉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，失去了阿尔泰山的北匈奴西

进东欧。就是这批欧洲人称之为“匈人”的匈奴，公元451年又在首领匈奴王阿提亚率领下攻入高卢，与西罗马军团对决于巴黎东南的特尔瓦。这一连串反应，像多米诺骨牌，匈奴人的西迁，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整个欧洲的民族大迁徙。

按照语言学的分类，我国北方潮水般消长激荡的游牧民族，几乎统属于阿尔泰语系。匈奴、突厥、回鹘、黠戛斯、哈萨克等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；而鲜卑、柔然、室韦、契丹等则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。

在卫拉特蒙古的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中，也多次提到阿尔泰山，而且似乎江格尔可汗的理想国——宝木巴国的核心区域，就是阿尔泰——至少，江格尔的勇士们要为他们的圣主江格尔建造的宫殿是在阿尔泰。

美如开屏孔雀的阿尔泰山西侧，
生长着万年的旃檀。
在万年旃檀的中间，
杂生着珍珠宝石树，起舞婆娑。
紧靠着五百株万年旃檀，
为圣主江格尔建造一座
举世无双的十层九彩金殿。^①

于是，勇士们用黄金、珊瑚、象牙、珍珠和宝石，为江格尔建造了一座“离天上的白云还差三指”的宫殿。在今天阿尔泰山脉的崇山密林和山间草地上，找不到“江格尔奇”们用空前的想象、巨大的愿望和最华丽的词藻建造的“宫殿”。

我不相信建立了煌煌帝国的游牧统治者，没有永垂不朽、青史留名的意愿。

^①贾木查主编，《史诗江格尔校勘新译》，新疆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47页。